

萬有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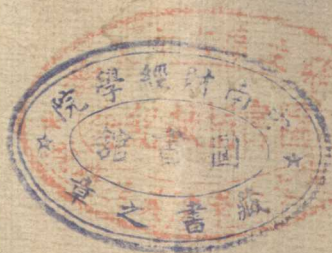
第二集七種

王雲五編

監金

折獄龜鑑

鄭克撰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文化復興

馬斯國特

贈加



4092



折獄龜鑑

鄭克撰

中國

國學基本叢書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百七集二第

折 獄 龜 鑑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撰 者 鄭 克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 五六一

詳

(本書校對者曹鈞石)

原序

天開元會。一統同文。宜春舊有書版。鑄於郡齋。其在金日。蒐放失。補殘斷。莫先焉。至元辛巳仲秋。府尹張公國紀發其藏。歸校官。若春秋分記。紫陽四書。昌黎文。黃陳詩註。折獄龜鑑。廉吏傳。併有先儒講義。泊南陽活人書。與局方醫書。咸切於用。而滅裂亡完者。越半載。同知郝公居正來莅郡事。以敦化善俗爲己任。顛命刊補。於是悉備。文學掾趙君炘石書來諗予。因惟聖賢託憲言貽後人。所以其天命。樹民彝也。善錄以廣其傳。此良師帥職分所在。曷厄於時。多有缺軼。易曰。湯武革命。順天應人。此邦之人。麤識事理。金城夾附。未嘗有烽火之警。眈他路貯書。宜如舊。奈何脫落無善本。殆不可曉。幸而今之從政者。作輿斯文。獨劬精而成之。繼今共學之士。相與勗勵。養根竣實。加膏希光。毋敝口耳。以負初意。至元元默敦牂。夏五汎蒲日。奉訓大夫湖南道儒學提舉陽虞應龍序。

折獄龜鑑提要

折獄龜鑑八卷。宋鄭克撰。是書宋志作二十卷。晁公武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俱題作決獄龜鑑。蓋一書而異名者也。大旨以五代和凝疑獄集。及其子蒙所續。均尙未詳盡。因採綴舊文。補苴其闕。分二十門。其間論斷。雖意主尙德。緩刑。而時或偏主於寬。未能悉協中道。所輯故實。務求廣博。多有出于正史之外者。而亦或兼收瑣細。未免猥雜。然究悉物情。用廣見聞。而資觸發。較和氏父子之書。特爲賅備。晁公武讀書志。稱其依劉向晏子春秋。舉其綱要。爲之目錄。體例井然。亦可謂有條不紊者也。書錄解題載其目。凡二百七十六條。三百九十五事。今世所傳鈔本。祇存五門。餘皆散佚。惟永樂大典所載。尙爲全書。而已經合併連書。二十卷之界限。不復可考。謹詳加校訂。析爲八卷。卷數雖減于舊。其文則無所缺失也。

跋

觀易之象。雷電皆至。而曰君子以折獄致刑。山下有火。賁。而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蓋獄者民之命。折獄者貴其明。而尤不敢輕用其明。龜鑑有書。所以推廣其明。而示人以謹重之意也。宜春郡齋舊有折獄龜鑑。歲久字畫漫漶。覽者病之。余叨守既數月。獄訟簡清。公暇出篋中所藏一編。參訂。遊匠重刊。俾覽者充拓聞見。如龜決疑。如鑑燭物。是亦惟良折獄之一助云。景定辛酉四月上澣。天台趙時豪謹書。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折獄龜鑑卷一

宋 鄭 克 撰

釋冤上

孫登

吳太子孫登嘗乘馬出有彈圓按吳志圓作丸二字古通用過左右求之適見一人操彈佩圓咸以爲是辭對不服從者欲捶之登不聽使求過圓比之非類乃見釋舊出吳志本傳

按人之負冤多因疑似聽者不能審謹忿然作威遂至枉濫此事雖小可以喻大故首著焉

曹據

于公孟嘗二事附案此一章原本軼去事實又軼去附錄中于公一節今補入

晉曹據爲臨淄令縣有寡婦養姑甚謹姑以其年少勸令改適婦守節不移姑愍之密自殺親黨告婦殺姑官爲考鞠婦不勝苦楚乃自誣獄當決適值據到知其有冤更加辨究具得情實時稱其明

出晉書本傳

前漢于公爲縣獄吏郡決曹決獄平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其後姑自經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爲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

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斷之。咎儻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家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孰。郡中以此大敬重于公。出前漢書于定國傳于公乃定國父也。後漢上虞有寡婦養姑至孝。姑以壽終。而夫女弟先懷嫌恨。乃誣婦厭苦供養。加酖其母。官吏不察。戶曹史孟嘗言於太守。亦不爲理。遂以冤死。郡中連旱二年。出後漢書本傳此兩事舊集並不載。臨淄寡婦若不遇曹攄。則與東海上虞無以異矣。惟鑒彼負冤之可戒。乃顯此釋冤之足尙。故附著之。

苻融

前秦苻融爲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游學三年而返。過宿妻家。是夜妻爲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可堪。楚掠。誣引殺妻。融察而疑之。問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卜筮。否。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返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之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於水下。馬左白而濕。右黑燥。寤而心悸。竊以爲不祥。還之夜。夢如初。問之筮者云。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旣至。妻爲具沐。夜授豐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之。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周易坎爲水。離爲馬。夢乘馬南渡。旋北而南者。從坎之離。三爻同變。變而成離。離爲中女。坎爲中男。兩日二夫之象。坎爲執法吏。吏詰其夫。婦人被流血而死。坎二陰一陽。離二陽一陰。相承易位。離下坎上。旣濟。文王遇之囚羑里。有禮而生。無禮而死。馬左而濕。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乎。於是推檢。獲昌而詰之。昌具首服。曰。本與其妻謀殺董豐。期以新沐枕枕爲驗。是以誤中婦人。舊出晉載記本傳。夢辭煩刪取其要。

按古之察獄亦多術矣。卜筮怪異，皆盡心焉。至誠哀矜，必獲冥助。是以馮昌之罪具服，而董豐之寃得釋也。馮之馬邊非水，乃欠也。昌之日下非日，乃曰也。苻融以意言其事，遂驗。此周宣所謂神靈動君使言者也。豈非至誠哀矜而然歟。

占夢事又見察獄門案此第
三章原本缺去標題今補入

辛祥法雄魏不趙德彝薛奎唐肅杜衍孫沔姚仲孫
程坦孫廉新宗說劉緯宋昌言凡一十三事附

後魏辛祥爲并州平北府司馬，有白壁還兵藥道顯，被誣爲賊，官屬咸疑之。祥曰：道顯面有悲色，察獄以色，其此之謂乎。苦執申之，月餘別獲真賊。祥終於安定王燮征虜府長史。出北史辛紹先傳祥其孫也舊集不載

按後漢法雄爲青州刺史，每行部錄囚徒，察其顏色，多得情僞。蓋察獄之術有三：曰色，曰辭，曰情。此其以色察之者也。若辭與情頗有冤枉，而迹其狀稍涉疑似，豈可遽以爲實哉。苦執申之，理亦應爾。後十二事是也，故附見之云。

魏丕初從周世宗鎮澶淵，奏授司法參軍。時有強盜五人，獄具將伏法，丕疑其寃，囚緩刑而察之。不數日，日本盜就擒，五人獲免。後事本朝，終於左驍衛將軍。信都郡王德彝，雍熙中判沂州，儒生乙恕郊居肄業，一旦有橫尸在舍側，邏者見之，捕恕送官。獄具將伏法，德彝疑其寃，命別司鞫問，亦如之。固令緩刑以俟，未幾果獲賊，恕乃得釋。薛奎參政爲隰州軍事推官，時有民常聚博僧舍，一日盜殺寺奴，取財去。而博者四人適至，啓戶濺血污衣，遽驚走。邏者因捕送官，考訊引伏，奎獨疑之，請緩其獄。後數日果得殺人者。唐肅待制爲秦州司理參軍，時有商人夜宿逆旅，而同宿者殺人亡，其旦起視之，血污

其衣爲吏所執不能辨明遂自誣服肅爲白其寃而知州馬知節趣令具獄肅固持不可後數日得真殺人者就辟本州觀察推官杜衍丞相作河東提刑時上黨民有繼母爲人所殺或告民殺之不勝

夢掠遂自誣服

獄既具衍疑非實未論決間果得真殺人者

已上六事並見本傳

孫沔副樞爲趙州司理參軍

時盜發屬縣爲捕者所迫乃棄其刀并所盜賊於民家後卽其家得會飲者十六人適如其數捕繫縣

獄掠使服罪法皆當死以其獄上沔疑其枉而留訊之州將怒然終不敢決未幾得真盜州將反喜謂沔曰微子吾得自脫耶

見王珪丞相所撰墓誌凡本朝公卿事惟載於國史本傳者稱名若墓志行狀雜書小說所載則或稱爵或稱字此皆以名書之庶得古今一體且臨以紹興

禮亦當書名也姚仲孫龍學爲許州司理參軍時民有被盜者其妻言里胥常責賄於夫不與而怨

之此必盜也乃捕繫獄將傳以死而仲孫疑之知州王嗣宗曰若保非盜耶然亦不敢遽決後數日果得真盜嗣宗復喜曰察獄當如是也改資州轉運使檄往富順監按疑獄全活者數十人程坦國博

爲郢州司戶參軍時民有執盜者三人法當死州趣獄上坦疑其自誣輒留更訊之後果得真盜自是雖他州疑獄監司必屬坦平決子戡爲宣徽南院使贈太師

見王珪丞相所撰墓志

孫廉觀察初隸親事官後

以慈州刺史知滄州有劫盜獄旣成廉疑之謂僚屬曰我武人也獄辭固非吾事然試召某鄰里詢其

行止皆曰此平日斫弛不事今以爲盜則非也數日果得真盜降詔獎諭斬宗說館使初以蔭補三班奉職監滄州鹽山務嘗攝縣事有繫囚坐殺人法當死者宗說疑之會囚言母年九十病且言願得一別母而死宗說惻然釋縛令人與俱至其家旣而更獲真殺人者劉緯大卿知邢州屬邑有卒死

一別母而死宗說惻然釋縛令人與俱至其家旣而更獲真殺人者劉緯大卿知邢州屬邑有卒死

於林中捕盜者從旁得一人俾償死。緯疑不實。明日得死卒戍所移文。乃二人共竄。亟令追獲。其一同竄者考之果服。宋昌言大監知澤州。時有大辟獄具。昌言疑其寃。持之不決。果獲真盜。已上四事並見本傳右十二事皆以其辭與情察之者也。若靳宗說釋死囚縛使別其母。非知其寃而然也。但以囚有念母之心而憫之耳。寃狀卒明。出於邂逅。是亦至誠哀矜之效也。其餘審謹不敢遽決。亦因詳緩。每獲辨釋。蓋寧可淹繫以求其實。毋或濫刑以陷於寃。庶協彛典。欽恤之義也。易曰。君子以議獄緩死。此之謂歟。

李崇

李崇爲河東太守。有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俱徙揚州。弟思安背役亡歸。慶賓懼後役追責。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死尸。詐稱其弟爲人所殺。迎歸殯葬。頗類思安。見者莫辨。又有女巫楊氏。自云見鬼。說思安被害之苦。饑渴之意。慶賓又誣同軍兵蘇顯甫李蓋等所殺。詣州訟之。二人不勝楚毒。各自款引。獄將決。竟崇疑而停之。密遣二人。非州內所識者。僞從外來。詣慶賓告曰。僕住在北州。去此三百。按晉書本傳無去此三百四字比有一人見過寄宿。夜中共話。疑其有異。便卽詰問。迹其由緒。按晉書本傳無迹其由緒四字乃云是流兵背役逃走。按此二字姓解字思安。時欲送官。苦見求及。稱有兄慶賓。今住揚州相國城內。嫂姓徐。君脫矜愍。爲往報告。見申委曲。家兄聞之。必重相報。所有資財。當不愛惜。按晉書無所有資財當不愛惜八字今但見質。若往不獲。送官何晚。是故相造。指申此意。君欲見顧。幾何。當放賢弟。若其不信。可見隨看之。慶賓悵然失色。求其少停。當備財

物此人具以告崇崇攝慶賓問曰爾弟逃亡何故妄認他尸慶賓伏引更問蓋等乃云自誣數日之間思安亦爲人縛送崇召女巫視之鞭笞一百崇斷獄精審皆此類也按此章標題祇載李崇一事原本此下一事見後第九卷後一事見後誣賊門此蓋誤載今刪去又載柳慶二事於體例不符考柳慶前

按此亦察其面之色款之辭事之情而疑其誣服者也但用譎鈞慝以驗誣告爲異耳然所以給而驗之者欲釋誣服之冤也故列於此焉給兵事又見辨誣門賈弟事又見鈞慝門鞭巫事又見懲惡門

司馬悅

後魏司馬悅爲豫州刺史有上蔡董毛奴贖錢五千死於道路或疑張堤行劫又於堤家得錢五千堤懼楚掠自誣言殺悅疑不實引毛奴兄靈之問曰殺人取錢當時狼狽應有所遺曾得何物答曰得一刀鞘悅取刀鞘視之曰此非里巷所爲也乃召州內刀匠示之有郭門者言此刀鞘其手所作去歲賣與鄰人董及祖悅收及祖詰之具服靈之又於及祖身上認得毛奴所服阜襦遂釋張堤出北史司馬楚之傳悅其孫也舊集不載按悅所以能使及祖服罪者雖有智算亦偶然耳向若賊不遺刀鞘或鞘非州內刀匠所作何從知及祖爲賊耶其可稱者哀矜審謹合於中孚議獄緩死之義故卒能獲賊以釋冤也認鞘事又見迹賊門

宋世良

後魏宋世良爲清河太守時陽平郡移掩盜賊三十餘人世良訊其情狀惟送十二人餘皆放之陽平太守怒曰輒放吾賊及推問送者皆實放者皆非始歎服焉出北史宋隱傳世良其族曾孫也舊集不載

按他郡移掩劫盜。雖或誣引。咎不在我。據名縛送。斯亦可矣。世良乃復訊其情狀。實者送之。非者放之。是哀矜審謹之至也。傳言齊天保初大赦。世良郡無一囚。率郡吏拜詔而已。此其效歟。

蘇瓊

北齊蘇瓊爲文襄儀同府刑獄參軍。并州嘗有強盜。推其事者所疑賊徒。並已考伏。失物家亦識認。惟不獲盜賊。付瓊窮審。乃別推得元景融等十餘人。并獲賊驗。文襄語前妄引者曰。爾輩不遇我好參軍。幾致枉死。出北史本傳。舊集不載。

按瓊推盜之術。固有可稱。然君子所貴者。不在覈姦而在釋寃也。

柳慶

後周柳慶。初仕後魏。爲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都交易。寄人停止。每欲出行。常自執管鑰。無何。緘閉不異而失之。謂是主人所竊。詣縣訊問主人。遂自誣服。慶聞而疑之。乃召問賈人曰。卿鑰常置何處。對曰。常自帶之。慶曰。頗與人同宿乎。曰。無。曰。人同飲乎。曰。向者曾與一沙門再度酣宴。醉而晝寢。慶曰。主人特以痛自誣。非盜也。彼沙門乃真盜耳。卽遣吏逮捕沙門。乃懷金逃匿。後捕得。盡獲所失之金。舊出北史。柳此傳。慶其弟也。

按緘閉不異而失其金。則盜非遠。故疑主人。慶察其色。其辭其情。而知主人誣服矣。故問其管鑰所在。同宿同飲者誰。沙門無故與賈酣宴。不一而止。果何意哉。此必伺隙爲盜也。醉而晝寢。彼乃得便。其金

於是失之沙門非盜而何慶之明察亦可稱矣用以釋冤尤爲美也見飲事又見盜門

章鼎蕭懷武附

隋章鼎爲光州刺史有人客遊通主家妾及其還去妾盜珍物於夜逃亡尋於草中爲人所殺主家知客與妾通因告客殺之縣司鞫問具得姦狀因斷客死獄成上州鼎覽之曰此客實姦而不殺也乃某寺僧給妾盜物令奴殺之賊在某處卽放此客遣人掩僧并獲贓物自是部內肅然道無拾遺出南史章觀傳鼎其孫也舊集

按鼎所以知者能廣耳目以察姦慝也苟不如是則無以釋疑似之冤矣夫治民之有耳目也猶用兵之有間諜也兵法云非聖智不能用間非微密者不能得間之實廣耳目察姦慝亦猶是也不然則所使察姦慝者或反爲姦慝矣王蜀時有蕭懷武主尋事團乃軍巡之職也所管百餘人每人各養私名十餘輩或聚或散人莫能別呼之曰狗深坊曲巷馬盃酒保乞丐傭作販賣童兒皆有其徒民間偶語無不知者或在州郡及勳貴家掌庖看廐御車執樂公私動靜卽時聞達於是人心恐懼自疑肘腋悉其狗也懷武殺人不可勝數冤枉之聲滿於內外郭崇韜入蜀乃族誅之見成都古今記是使察姦慝而反爲姦慝者也豈能資耳目之用釋疑似之冤乎鼎異於此故可稱也

蔣常韓思彥附

唐貞觀中衛州版橋店主張述妻歸寧有魏州三衛楊正等三人投店宿五更早發是夜有人取其刀殺

逃。卻納鞘中。正等不覺。至曉。店人追及。刀血狼籍。收禁考掠。遂自誣服。太宗疑之。差御史蔣常覆推。常至。追店人十五以上。皆集。人數不足。因俱放散。獨留一嫗。年八十餘。晚乃令出。密遣獄典覘之。曰。有人共話。即記姓名。果有一人。問嫗使人作何推勘。前後三日。並是此人。捕獲詰問。具服與逃妻姦。殺逃有實跡。正等乃釋。舊不著出處。當是唐人小說所載。今亡其本耳。餘類此者同。

按李崇用誘鉤匿蔣常用誘察賊。而皆能釋寃。斯無惡於誘也。留嫗事又見誘賊門。又唐韓思彥使并州。有賊殺人。主名不立。醉者懷刀血汗。訊掠已服。思彥疑之。晨集童兒數百。暮出之。如是者三。因問兒出亦有問者乎。皆曰有之。乃物色追訊。遂擒真盜。見唐書本傳。按此亦用誘獲賊。而寃乃釋。但不若常獨留一嫗密覘問者爲精密耳。故特附見之也。

裴懷古

唐裴懷古爲監察御史。時真定有浮屠。按新唐書本傳作恆州浮屠。爲其徒誣告祝詛不道。武后怒。命按誅之。懷古得其枉。爲后申析。不聽。懷古因曰。陛下法與天下畫一。豈使臣殺無辜以希盛旨哉。即其人有不臣狀。臣何情寬之后。意解得不誅。見唐書本傳。舊集不載。

按懷古當酷吏深文之時。獨能申析誣枉。抗辭執法。始終不撓。其徐有功之流亞歟。

李元素

唐李元素爲御史。時東都留守杜亞。惡大將狐運。會盜劫輸絹於洛北。運適與其下攻近郊。亞疑而訊

之幕府按鞫無狀。更以愛將武金掠服之。詔監察御史楊寧覆驗。事皆不讐。亞勸寧罔上。寧抵罪。傅致周內之。若不可翻者。德宗信不疑。詔元素與刑部員外郎崔從質。大理司直盧士瞻馳按之。亞迎以獄告元素。徐察其冤。悉縱所囚以還。亞大驚。復劾元素失有罪。比元素還。帝已怒。奏獄未畢。帝曰。出。元素曰。臣言有所未盡。帝曰。第去。元素曰。臣以御史按獄。知冤不得盡辭。是無容復見陛下。帝意解。卽道運冤狀。帝感寤曰。非卿孰能辨之。然運猶以擅捕人得罪。流歸州。武金流建州。後歲餘。齊杭得盜。繇是天下重之。遷給事中。出唐書本傳

按運之冤。初按鞫無狀。後覆驗不讐。雖傅致周內之。若不可翻者。亦非難辨也。但帝怒斥令出。又云去。元素不懼。辭不撓。卒辨其冤。而帝亦寤。斯爲難能耳。語曰。仁者必有勇。此其所以能釋冤也。

柳渾

唐江西觀察使魏少游。表柳渾爲判官。州僧有夜飲火其廬者。歸罪瘖奴。軍候受財不詰。獄長渾與其僚崔祐甫白奴冤。少游趣訊僧。僧首服。因厚謝二人。見唐書柳渾傳

按僧飲酒失火二罪俱發。而謂失火者瘖奴耳。且掩其飲酒之迹也。若非軍候受財不詰。則此獄豈難辨乎。渾與祐甫一代英賢。而白其冤。少游能聽用之。故趣訊僧云。斯亦可稱也。

袁滋

唐李勉鎮鳳翔。有屬邑耕夫得馬蹄金一甕。送縣。爲令者慮公藏。主守不謹。而實之私室。翼日開視之。則